

英雄

■贾永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崎岖的山路，颠簸的担架，剧烈的疼痛……从昏迷中醒来的陈树湘恍然明白，自己这是被敌人押解着前去领功。“誓死也不能当俘虏！”他猛地从担架上坐起，噌地撕开腹部的绷带，右手插进伤口，揪出了自己的肠子——

“啊！”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肠子被硬生生绞成两段，陈树湘高大的身躯重重地滚落到了地上。待到敌人从惊慌中回过神来，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幕发生在1934年12月18日，离陈树湘30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12天。

2021年4月25日上午，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前，总书记停下了脚步，凝视良久，由衷感叹：“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就曾高度评价陈树湘用生命壮举实现了生前立下的“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1905年1月30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福临镇一户佃农之家，10岁时举家流落到长沙城小吴门外陈家垅。1921年，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结识。1925年7月，20岁的陈树湘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参加秋收暴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是毛泽东写于1930年新年的《如梦令·元旦》。此时，古田会议刚刚开过，新型人民军队定型，部队士气高昂，毛泽东心情大好。

“朱毛”红军很快在闽赣交界处打出了一片红色根据地。1933年7月，在宁化与清流交界处的泉上一役中，担任团长的陈树湘一战成名，率部在雾阁地区设伏，全歼敌援兵一个团。8个月后，陈树湘被任命为红34师师长，指挥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击退了3万余国民党军的进攻。

红34师官兵大多是来自闽西山区的贫苦汉子，以敢打硬仗恶战著称。长

征开始前，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而红34师则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后卫。大军转移，后卫师既要牵制敌人，还要阻击敌人，红34师成了整个中央红军中承受危险最大的一支部队。

两个月后，红34师在湘桂交界处的湘江之畔遭遇了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灭顶之灾：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在敌人的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绞肉机”。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第4师一天之内战死两个团长……

此刻，在掩护大部队转移的红34师阵地上，战斗的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湘江岸边的搏杀。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曾是红34师的老对手，早在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就是陈树湘的手下败将。这一次，周浑元决心靠着强大的火力支援一洗往日的耻辱。头顶上的飞机狂轰滥炸，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面对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陈树湘指挥官兵沉着应战，打退了周浑元部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陈树湘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为大部队过江争取时间。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中央红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得到红34师一路拼杀到湘江边，渡桥已经被敌人的飞机炸毁。本来，红34师有机会绝地求生，然而，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大部队的手脚，也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战机。

大战过后，清澈的江水变成了红色。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脱离大部队的红34师同时陷入桂军和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孤军作战，人地两生，弹尽粮绝……几番苦战之后，5000人的红34师仅剩不到300人，师团两级主管只剩下了师长陈树湘、师代理参谋长王光道和第100团团长韩伟三人。

陈树湘决定绝地突围：“老韩，你带着师主力继续往东走，翻过这个山脚，往东返，回到湘南去！”

陈树湘令韩伟率第100团200人的主力突围，自己带领行动不便的伤病员留下来阻击敌人。

韩伟怎能答应。他哭着对陈树湘说：“您是师长，34师只要您还在，这个师的番号就在，还是您带着主力往东返！”

谁都清楚此时留下来掩护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韩伟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从井冈山开始就生死与共的两位老战友唯一的一次争执。

陈树湘把眼一瞪，让韩伟服从命令。分手时刻，两位战友许下生死约定：万一突围失败，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韩伟带领的200人突出重围时只剩下30多人。危急关头，韩伟从广西灌阳西山乡和兴安漠川乡之间的大江岭跳崖求生。处境更加危险的陈树湘率领伤病员继续在湖南道县的莽莽大山中与敌人周旋，直到身负重伤后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弹尽粮绝，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大难不死的韩伟纵身跳崖后落在一根树枝上，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狱，全面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6年，老人含泪写下了《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记》一文，那是红34师血洒湘江壮烈一幕的最真实记录。

1992年4月，86岁的韩伟在生命垂危之际叮嘱子女，不论陈树湘的遗体埋在哪里都要找到，还要定期去祭奠。而韩伟自己则把最后的归宿选择在闽西——他要去那片盛开着杜鹃花的红34师诞生之地，等待牺牲者在长征路上的战友魂归故里……

陈树湘牺牲后，残忍的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先是挂在道县城门上示众，后又送到他的原籍乡上，悬挂在小吴门城墙上。而他年迈的母亲，当时就独自生活在小吴门边上的民居中。

当年，道县的百姓在夜暗之中悄悄把陈树湘的尸首埋在了澧水边上。然而，烈士的头颅至今也没有找到。陈树湘没有子女，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是根据他牺牲后的头颅画面和韩伟生前的描述复原的一幅画像。

2014年，陈树湘牺牲80周年之际，韩伟将军之子韩京京请人为陈树湘雕塑了一尊石像——自此，滴水之畔的烈士墓前，一面永远的红34师战旗与永远的红34师师长相依相伴。

当地的百姓记得，每当清明，这里总是细雨绵绵……

随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像牛一样劳动，像牛一样奉献。为民服务要做孺子牛，创新发展要当拓荒牛，艰苦奋斗要像老黄牛。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牛精神，历代诗词歌赋均有咏牛名篇，是为最好例证。

牛入诗词歌赋最早应在商周时期。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咏牛的诗歌。比如，《小雅·无羊》中载：“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意思是说，一群牛过来，摇动着大大的耳朵，有的信步于山坡，有的觅饮于水边，或睡，或卧，非常形象具体地描写了牛的状态与活动情形。有人统计，《诗经》305首诗中有9首涉及牛。“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可谓状景抒情佳句；“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犗”，是谓当时畜牧兴旺之表达。在汉乐府诗中，涉“牛”的诗歌也有近百篇，其中广为传唱、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至今仍是辽阔草原最为豪放、壮美的生动咏唱与写照。唐宋两朝不仅创造了诗歌的极致辉煌，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也开启了散文大繁荣的时代，涌现了以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这些诗词歌赋大家均有咏牛名作。元明清及现当代以来，也有许多名家咏牛，比如，元代的宋无、吴澄、萨都刺，明代的李东阳、高启，清代的袁枚、杨晋等，现当代的鲁迅、臧克家等都写下诗文赞颂过牛。

有道是：诗缘情，诗言志。历代文人墨客、名儒贤士，包括一些政治家，都曾借牛咏志，抒雅兴之情，名为诗兴所至，实在志情所愿。

纵观历代咏牛之诗词歌赋，赞颂牛之忠诚担当、勤劳奉献、开拓进取、温驯任重、寡欲尽瘁精神，始终是咏牛之主题。如，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牛赋》载：若知牛乎？牛之为物，彪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已不违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履块，常在草野。又如，老庄《鬻牛》载：如山像汉，任重言宣。忠厚淳朴，勤劳奉献。低调担当，倔强率慈。开拓苦耕，寡欲无怨。寂寞笃行，尽瘁悠然。还如，王茂亮《牛颂》载：大千世界，亿万生灵，鞠躬尽瘁，当属牛公。牛之性

咏牛言志抒情怀

■吕国英

格，敦厚宽容；任劳任怨，蔑视轻名；但为众生，不辞羸病；默默奉献，忍辱负重。德高如岳，品节如松。穷尽赞词，难状其功。

咏牛之诗词歌赋中，托物言志者亦属主调，或占很大比例。如，唐人李白《田园官怀》载：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诗中贾谊是西汉政论家、文学家，爱国忠君，但因直言而被贬官长沙，32岁早逝。班超是东汉名将，平定疆域功盖一代，仅官封定远侯，直至晚年难归故里。“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中涉及传说中远古高士许由、巢父，并涉及两个典故：“洗耳颍水”与“饮犊上流”。尧帝在位时闻知许由既贤又德，便欲召其为九州长，许由不受，也不欲闻之，怕玷污

了耳朵，便去颍河洗耳。此时其友巢父率白犊正欲在颍河饮之，听闻后，认为洗耳之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饮用，即牵犊到河上游去饮水。李白此时终于有所感悟：人生的价值意义，不是追名逐利，而是要不断提升精神境界、修炼高尚品格。又如，南宋名臣李纲《病牛》载：耕犁千亩重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坚决主张抗金和革新内政。这是其被罢相贬官后写下的诗句，以朴实的笔风赞颂病牛的坚韧品格和精神境界，其实是以病牛自喻，抒发个人节操情怀：虽遭受迫害打击，筋疲力尽，但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借牛抒怀，是咏牛诗词歌赋中的又一主要基调，历代诗坛多有写牛的名作以表达诗人思想情怀、体现作者精神境界。比如，清代杨晋题画诗：牧童牛背绿杨烟，断续歌声独往还。不与人间荣辱事，满襟风雨亦尧天。牛与牧童为伴，歌声时而飘来，杨柳青青，炊烟袅袅，就是风雨满衣，也如尧舜天地。此诗清楚地表明了作者不愿追名逐利的心态。又如，现代诗人鲁迅《自嘲》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句中表达了诗人对反动者永不服屈、而如孺子牛一样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奉献的革命豪情。宋代诗人梅尧臣《耕牛》载：破晓耕不休，何暇顾羸瘦。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虽穷田畴，肠未饱白粟。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城牧。通篇比兴，通过对耕牛辛苦劳作的赞颂，寄托了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再如，臧克家《老黄牛》载：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借老黄牛奋斗不息的精神，表达诗人自勉自励的思想情怀。

在咏牛之诗词歌赋中，写景叙事同样为历代诗人所热衷，既写景色美，又叙情境事，表达诗人对万类霜天的向往，也体现天地一统、人牛相亲和的审美感受。比如，明代李东阳《北原牧唱》载：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声渐低人更迟。又如，李白《寻雍尊师隐居》载：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还有：夕阳牛背无人卧，带着寒鸦两两归（宋代·张舜民）；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秋渡外有人踪（宋代·梅万里）；野牛浮鼻过寒溪，落木前滩水下陵（宋代·朱熹）；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明代·杨基）等。

这些历代咏牛名家名作，至今仍广为传颂。这缘于诗的审美与意境，更缘于尚牛文化的传承与魅力。

圆/我们再相见/同饮庆功酒/酒香心亦甜/你也出了力/我也流了汗/风流好儿女/含笑诉衷言。”

在战事后期，原济南军区《前卫报》社长邢景文带领记者高建国、刘灿校来前线采访。他们认为这些日记和诗是激发战斗精神和奉献意识的生动教材，如果编辑成书，将是奉献于读者的一份宝贵精神食粮。经过深入细致的搜集整理，两本作品集很快集结成册：第一本是《猫耳洞诗选》，第二本是《战地女护士日记》。前者，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重点选题加班赶印，于一个月后隆重推出。书上架后，不日售罄，二次加印。后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他们将书籍递交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大姐审阅。康大姐流着眼泪一口气看完书稿，当即提笔题写了《战地女护士日记》书名。书籍上架这天，前来买书的人排起了长队。

而今，再次看到案头已被岁月浸染得发黄的《猫耳洞诗选》与《战地女护士日记》，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部队官兵在先进文化的鼓舞下所呈现出的昂扬精神面貌。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军的基层文化工作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它是战斗力生成的催化剂，是激发官兵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更是部队官兵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的加油站和助推器。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张卫强、孟凡任整理）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百年风华

（外一首）

■焦锐

一路走来，翩翩少年犁过了几度山，翻过了几座山冲破多少腊子口，攻克多少娄山关浴火凤凰向阳飞，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路走来，翩翩少年转过了几道弯，跨过了几道坎斗败多少风和浪，战胜多少难与险烈火金刚淬不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百年风华，依然少年奔流的使命一往无前鲜亮的初心从未改变铁肩扛起复兴梦圆的重担

百年风华，依然少年煌煌日月照耀河山巍巍巨轮行稳致远妙笔绘就千秋伟业的灿烂

百年呼唤

历史的波涛一眼望不到边总有一艘红船在破浪扬帆千回百转的征途播下信念点燃民心的星火注定燎原深深沉思镰刀锤头的心愿那是奔腾的江河浩荡绵延心中的光焰如日月旋转伟大的远航穿越万水千山

未来的波涛仍在天边翻卷红船的航线始终一往无前一如既往地播种幸福与甘甜拥抱大地的梦想如花璀璨深深沉思她那芬芳的初心你会发现灯塔矗立天地间一束束光亮照亮前进的路伟大的远航是复兴的诗篇



“阵地两件宝，官兵少不了。一件是日记，一件是诗抄。”

每次想起这首“蚯蚓诗”，那铿锵有韵的诵读声便在我耳畔响起，眼前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段血火交织的战斗岁月。

30多年前，我作为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奔赴边陲，参加边境作战。部队乍从风和日丽的北方来到山高林密、天气炎热的南疆，很不适应。天气闷热难耐，激烈的战斗之余，战士们只能以班组为单位，据守在狭窄闷热的“猫耳洞”里，喝水缝里渗出的水，啃硬邦邦的压缩干粮。能活动的空间仅有几尺宽窄。而这几尺宽的地方也不安全，吱吱乱叫的老鼠和胳膊粗的山地蛇时常光顾。虽说生活艰苦枯燥，可是战士们意志并不消沉。战斗间隙，大家见缝插针地学习文化、讲战斗故事、忆光荣传统、话光明前景。大家还在短暂的休息时间举办战场“蚯蚓诗”比赛，抒发在党的旗帜下坚守阵地、卫国安邦、“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情怀。他们用铅笔头在拆开的香烟

盒反面，记下了一行行、一首首反映战斗生活、激发卫国豪情、鞭笞侵略行径、告慰后亲之人的诗篇。基层政工干部下班排，及时指导、收集，把这些诗篇刊登在各单位政治部门主办的油印小报上，冠以《红棉》《焦土》《戍边》等栏头。报纸发到各连据守的阵地，官兵争相传阅，群情激昂，斗志愈坚。任谁看到这些浸润着青春热血、饱蘸着报国激情、熏染着硝烟战火的诗作，也会感动不已、心潮激荡。一名负伤住院的战士，为了早日返回阵地，用棉签蘸着碘酒，写下了“身上那几个小小的伤口/是战争馈赠的小小奖章/放出我吧/让奖章在战火中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在一首名为《止血带》的诗里，作者写道：“冲锋之前/我们从容地将止血带扎在腰间/像同路的兄弟在星期天里/系上漂亮的领带/像年轻的姐妹赴约会时/戴上闪光的项链……有一天/会因为我们的忠诚和勇敢/中国的工厂将不再生产止血带/而只生产领带和项

阵地两件宝

■刘传鹏

链。”视死如归的求战激情和豁达乐观的革命情怀跃然纸上。倒下的是年轻的生命，站起的是不屈的信念，在一篇题为《静静地，你们躺在这里》的诗中，作者写道：“静静地/你们躺在这里/为如山的山野奏一曲无声的赞歌/正义的血染红了绿色的征衣/将一个发愤的忠魂/埋藏在这里……”字里行间满是对战友的眷恋、对胜利的呼唤。在一首名为《在党旗下宣誓》的诗里，作者的赤诚忠心溢于言表：“举起右手/举起的是如山的重托/握起拳头/肩负的是千钧使命……”那些日子，机关的同志深入阵地、钻进猫耳洞，回来时，总会带回写在香烟盒上、记在日记本上的“猫耳洞诗篇”。

与此同时，在野战医院的包扎救护所里，战士们记录战地日记的热情也十分高涨。从各个野战医院收集上来的材料看，很多白衣战士都有一段舍家赴战场的感人经历。有一名护士想在出征前哄睡两岁的女儿，可女儿

却怎么也不睡。眼看出发的时间到了，她只好狠心将哇哇大哭的女儿交给家人，自己挥泪赶上出征的队伍。有一名护士与远在家乡的丈夫约定每月农历十五的晚上，两人在电话中互唱《十五的月亮》，以解思念之情。在出征的医护人员中，有不少白衣战士的丈夫也来到了前线，他们虽同在战壕，却终日不得相会，只能偶尔通过野战电话联系。一名护士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与远在故乡的丈夫共勉。此诗感情细腻，语言流畅，被前来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发现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子弟兵”栏目全文播出。播出时，前线官兵在掩体、帐篷、山洞、堑壕、猫耳洞里，通过小小的收音机静静聆听。听完诗歌，很多战士的眼睛里满是泪光。此诗迄今我还能回忆起来：“几时月儿缺/几时月儿圆/抬头望天河/天河水涟涟/你在家门前/我在边防线/奋斗为祖国/相爱情深远/待到月儿



甘为孺子牛（中国画）

石金库作



长征

第5175期